

二十四节气之
清明三候

一候桐始华，
二候田鼠化为鶡，
三候虹始见。

诗韵清明

文\李学辉



“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”。岁时物候，总有自己的规律。清明七件事：扫墓、踏青、禁火、插柳、放风筝、荡秋千，还有写诗。扫墓祭祖，慎终追远。这是清明最大的内涵。

清明时节，雪几成往事。北方的春天来得迟，是为了等清明踏青的草。把花开交给夏天，是春的一种姿态。

清明是有步骤的。

张岱笔下的清明，是繁华的、充满趣味的。“扬州清明，城中男女毕出，家家展墓。虽家有数墓，日必展之。故轻车骏马，箫鼓画船，转折再三，不辞往复……是日，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、一切好事之徒，无不咸集。长塘丰草，走马放鹰；高阜平冈，斗鸡蹴鞠；茂林清樾，躋阮弹筝。浪子相扑，童稚纸鸢，老僧因果，瞽者说书，立者林林，蹲者蛰蛰。日暮霞生，车马纷沓。宦门淑秀，车幕尽开，婢媵倦归，山花斜插。臻臻簇簇，夺门而入……然彼皆团簇一块，如画家横披；此独鱼贯雁比，舒长且三十里焉，则画家之手卷矣。”

在那个时代，似乎只有清明，才能让所有人都如此放飞自我。生离死别悲酸与清新明丽生动同在，扫墓与郊游同框。此情此景，足以美煞心存“诗与远方”的人们。

“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圃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”。

这是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清明风俗图。如此纵情，是都城人的狂野清明。四野的景色，是留给都城人品尝高蹈的。

“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扫墓，担提尊榼，轿马后挂楮錠，粲粲然满道也。拜者、爵者、哭者、为墓除草添土者，焚楮錠次，以纸钱置坟头。望中无纸钱，则孤坟矣。哭罢，不归也，趋芳树，择园圃，列坐尽醉。”

明人刘侗描述的清明，接近于现实。有亲民之意与悲悯之心。悲者矣，“趋芳树，择园圃”，层次无扬州清明的高，心中仍有田园的向往。盯住了清明，就盯住了春天，也盯住了生活。天空辽阔出的清明的味道，弥散的是对人生怀想的一种憧憬。

毕竟，人除了悲伤，还有生活在现实中的欢乐况味。

《国语》云：“物至此皆以洁齐而清明矣。”

古代的诗人们，在节日从不缺席，尤以清明为甚。清明，是最能发酵诗情的节日。

“蹴鞠屡过飞岛上，秋千竟出垂杨里。”素以散淡著称的王维，也能动感出这般激情。

“晴风吹柳絮，新火起厨烟”。善于“推敲”的贾岛，在寒食后的清明捧出“新火”，肠胃里有了暖意，日子才有滋味。

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。豪迈的苏轼，一茶一诗一酒，确是人间值得。

特别的节日，总有特别的诗意。

没有东邻的女孩荡秋千，“墙内秋千墙外道”，诗人们总是落寞。

守心自暖。阿来说：漂亮的桃花，还是开在那些会结果的桃树上。

于是，一切又回到了现实中的清明。

“清明一到，农夫起跳”“过了清明节，庄稼不能歇”“清明睁眼，一棵高粱打一穗”“清明前后，栽瓜种豆”。

农谚中的清明，是脚踏实地的。民以食为天，节以农为先。其实，这也不难理解。该种田的种田，能写诗的写诗。把豆子种在地中，长出来的一定是豆子；把诗种在田地里，长出来的并不一定是诗。

清明会永远持续，且踏青吧。

多加一个“踏”字，源于刘醒龙老师的微信。踏踏青，多好。惟愿春和景明，更要青山赤心。

至于放风筝，还是等到农历三月三上巳节吧。那时，北方的风里，花香已扑鼻。“兰汤沐浴”，曲水流觞。风在天上飘，诗在地下走。挥挥手，夏天就跑到了树梢。



我有所念人

文\王计兵

又是一年清明时节，梨花落白，细雨纷纷，我忽然想到，亲人离开后，其实，便在我们的记忆里一次又一次地复活着。

昨天，在兰州参加一场关于诗歌写作的分享活动。其间，我和老师们一起逛了街，遇到了一间漂亮的拐杖店。我想到了曾经偏瘫的母亲。如果母亲还在，我一定会为她挑选一个最漂亮的拐杖。尽管母亲从未使用过拐杖，而是拖着一把椅子缓慢地移动，累了就坐一会。自从54岁中风之后，母亲一改前半生风风火火的性格，从容面对命运的捉弄。

在拐杖店的隔壁，是一家服装店，我又想到父亲。父亲生前最喜欢中山装，中山装总让父亲气派十足，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给父亲买了好几件，但是父亲只在重要的场合才会穿上中山装。平常就叠放在箱子里，偶尔挂到阳光下晒晒。这些生活的细节，从我的记忆里时不时涌出来，冲击着我的泪腺。想念让我发觉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流泪的人。有时流泪，也是一种满足，这种满足饱含岁月的汁液，酸涩，甜蜜，回味……

父母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粗心的人，原来父母有那么多生活细节，可我却直到现在才一点一点地清晰记起。

看到清明节缅怀亲人的论坛里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：“假如很多很多年后，你送走了父母，或许最想做的是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回答最让人泪崩：“坐在门口等父母来接我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……”一位网友的评论这样写道：

“可以在清晨怀念，可以在深夜痛哭，但哭过后，让我们还是笑着面对世界，这不才是父母最希望看到的吗？”

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父母是遮风挡雨的大树，也是最温暖的港湾，每一个放学回家的夜晚，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，父母关切的问候，都构成了我们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父母的离去，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最亲密的情感链接，这种链接的断裂，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内心最深的孤独。正如《百年孤独》中描述的那样：“孤独是人生的常态，而至亲的离去，会将这种孤独放大到极致。”当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孤独时，记得也要带着父母给予的爱和力量，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乐观地前行，因为这也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。

今天，在兰州的街头，在这间拐杖店和服装店外，我的眼睛为着我已离去的父亲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湿润着。兰州的黄河，穿越过这座城市，给人一种磅礴的力量。我忽然很想一个人去黄河边走一走。我向一些路人打听道路。他们给我指的方向，和我预想中的方向并不相同。经过进一步沟通，他们告诉我，指给我的方向是黄河的一些景点。我为什么要到黄河的景点呢？我想寻找的黄河，仅仅是黄河本身。我用最快的方式行走了最短的路程，抵达黄河。真正的黄河就是黄河本身。我坐在黄河岸边的石头上。用一个小时的沉默，面对着滔滔的黄河。分享活动结束了，分别的时候，一个老师让我在笔记本上题写一行字，作为留念。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写下：在这里，每一粒沙都有自己的尊严，因为黄河。因为，我们把黄河比做母亲。

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文\杨堪旺

春节是热闹的，中秋是团圆的，端午是幸福的。在众多的节日里唯独清明，最难说得清、道得明。

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。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节日，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，既反映了自然界的物候变化，又承载了扫墓祭祖、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。

清明节之得名，来源于清明风，要知晓何谓清明风，就要先了解古人对风的划分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风”时称：“风，八风也。东方曰明庶风，东南曰清明风，南方曰景风，西南曰凉风，西方曰阊阖风，西北曰不周风，北方曰广莫风，东北曰融风。”清明风即东南风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称其“仲春始发，主暖”。在春季初刮时力量还不甚强大，暖湿宜人，故古人又称清明风为“微风”“熏风”。此时，万物复苏，一片洁净明朗，由此得名清明。当窗开启，便能感受到那来自东南的清明风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清明风位列其中，其气息如露水般清新明快。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曾描绘道：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”这便是清晨清明风的最佳写照。

清明有三候，一候桐始华、二候田鼠化为鶡、三候虹始见。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，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，全回到了地下的洞中，然后是雨后的天空可以见到彩虹了。“槐烟乘晓散，榆火应春开。日带晴虹上，花随早蝶来。”清明时节，万物复苏，白桐花开，槐柳青青，蝶绕桃园，蓝天映彩虹。李峤之诗，写出了清明时节的物候景象。

扫墓祭祖，吃冷食，踏青，放风筝，荡秋千，插柳……清明节既是一个肃穆庄严的日子，也是人们亲近自然、踏青游玩、享受春天乐趣的节日。清明节在传承发展中吸收融合了寒食节与上巳节的习俗，并和多地民俗杂糅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其实清明，留给人更多的则是对已故亲人的缅怀。杜牧在他的诗《清明》中写道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每年清明，总会有那么一场雨，在你的头顶，或者在你的心里飘落，凝成一缕愁绪。



每年清明，我都会回到一个叫梁家坪的村子里，孤独地行走在熟悉的小路上，小草、野花、老树，甚至一段矮墙，半截木桩，一个熟悉的地名，都显得那么亲切，一株探出嫩芽的刺槐，勾起了我对于已故母亲的回忆。

母亲的勤快，能干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一直都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。常记得在我上师范那几年，由于家里缺劳力，母亲不但白天要帮父亲挖地、锄田、割麦、种庄稼……晚上，还要摸黑拾麦穗，换我的学费，换地里的化肥，换家里的油盐钱。母亲的眼睛熬得起了蒙，指甲磨没了，母亲就用指头肚子掐，指头磨破了，母亲就戴着指头帽掐。一天天地，母亲的手指被一捆接一捆的麦秆啃得变了形。两毛钱一盘的麦辫子，母亲生生生地将麦柴变成了钱，用一双勤劳的手，养活了一家人，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。

上高中的那年，有天放学回家，看见茶几上放着一盘洋槐菜，母亲告诉我，这是她从后面小山坡的刺槐上摘来的，洋槐芽可是我最爱吃的菜啊！正当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得很欢的时候，突然，我看到母亲的白发里渗出了一股红红的血液。原来母亲在专心摘槐叶的时候，小脚没有站稳，摔倒在树下，头磕破了，但是坚强的母亲为了不让我们担心，便偷偷地让对门的阿姨给她洗干净并止了血，她的心里装着的永远都是家人，唯独没有自己，现在想起这件事仍总是让我泪流不止。

后来，母亲安详地走了。我总能想起人们常说的那句：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老舍先生在《我的母亲》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：“人，即便是活到七八十岁，有母亲在，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的，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但却失去了根……”

我也常想，这清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节日呢？我们的祖先，用清明为一个节气命名，到底是要提醒我们祭奠、缅怀？还是要告诫后人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呢？我真的有点说不清，也道不明。

但我知道，我的思念，却是越来越深了。